

中共、蘇聯在東歐的鬥爭

尹慶耀

華國鋒選在八月下半月前往巴爾幹，時間安排得相當巧妙。因為八月廿三日是羅馬尼亞的解放紀念日，羅人正籌備慶祝，街路裝潢得很漂亮，使得歡迎華國鋒的場面也就增光不少。

八月廿一日是蘇聯侵捷十週年紀念，假如那一天捷克或東歐其他國家有一些動亂，就顯得華某此行影響頗鉅。

一

華國鋒於今（一九七八）年八月下半個月，訪問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從地圖上看，這三個國家都地處蘇聯的外緣，在蘇聯的軍事力量威脅之下，對於本身的安全保有最大警覺性，但它們都不肯直接、正面與蘇聯為敵。華國鋒往訪，只能在此限度內加強彼此的關係，無法強拉對方加入它的反蘇陣營或反霸統一戰線。然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是一九六八年當時反對外國干涉捷克的自由化運動的，華某於「布拉格之春」後十週年的歐洲之行，可能會在東歐投下一顆石子，激動那些國家及人民的反蘇情緒，這是當時國際間流傳的推測之一。不過，就事實而論，這項推測有些落空。

中共與蘇聯的鬥爭遍及世界各個角落，東歐自不例外，而且，有一段時期，中共在東歐的聲望也相當的高。這可說來話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濱，在東南歐約一一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若干個共產政權，也就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在這些國家中，波蘭、捷克為西斯拉夫族；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為南斯拉夫族；羅馬尼亞為拉丁族，自命為羅馬帝國的後裔；匈牙利為馬札兒族；阿爾巴尼亞為伊利亞人；東德地理上應屬中歐，為日耳曼族。這些是法、德文化廣被的地區，與俄羅斯（東斯拉夫族）關係較疏，而且，大多與帝俄結有歷史恩怨。德意志和俄羅斯是世仇，中共引述馬克思揭露帝俄的霸權政策時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變，但是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權是不會改變的」①。它又引述恩

註①

轉自劉祖熙、歐陽可彰作「沙皇俄國從不改變的目的——世界霸權」，見「沙皇俄國從不改變的目的——世界霸權」（沙皇俄國侵略擴張批判論文集），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一版一頁。原註：馬克思：「一八六七年一月廿二日在倫敦紀念波蘭起義大會上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

卷第二二六頁。

中共、蘇聯在東歐的鬥爭

格斯的話，指幾代沙皇都妄圖「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亞得利亞海到北冰洋的偉大的斯拉夫帝國」^②。有些人相信，馬、恩在第一國際中對巴枯寧的鬥爭，其中就夾雜着民族憎恨的成份在內。

俄國凱塞琳大帝曾與普、奧三次瓜分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達林和希特勒又第四次瓜分波蘭^③。這種民族仇恨不容易消除。

馬克思指出：「從彼得大帝以來，消滅羅馬尼亞民族始終是俄國進行陰謀和戰爭的目的」^④。第二次大戰後，蘇聯又從羅馬尼亞獲得割地賠款^⑤。此外，蘇聯也從匈牙利和東德取得賠償^⑥并割取了捷克的路斯尼亞省。

東歐各國與蘇聯之間，都有一些新仇舊恨。一般人民對蘇聯強加給他們的共產制度以及其赤色帝國的剝削，都極具反感，確屬不爭的事實。共產黨徒雖不是民族主義者，但對於一般人民的感情，也不能完全忽視。據悉，波共頭子戈慕卡（Wladyslaw Gomułka）曾經說：「我在成為共產黨員之前，就是波蘭人」。匈共的卡達爾（Janos Kádár）則聲言：「階級鬥爭改變不了地圖」。當狄托揭起反旗，史達林在東歐進行血腥整肅時，戈慕卡和卡達爾都曾鋌鐮入獄。截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為止，東歐六國的共黨總書記中，有五個被整肅，不是被殺，就是被拘禁。至於其他幹部與黨員，到一九五一年底時，被整肅的已在百萬以上，佔東歐全部黨員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其中除被殺者外，有幾萬人被關進監牢，或被編入奴工隊^⑦。

中共政權成立較遲，在狄托事件中它還沒有置喙的餘地。

二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東柏林立即發生動盪，雖為蘇聯的坦克所壓服，但這并不表示問題的解決。因為克宮的新頭目，在國

註② 「沙皇俄國從不改變的目的——世界霸權」（沙皇俄國侵略擴張批判論文集）二頁。原註：恩格斯：「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二四頁。

註③ 一七七二年俄、普、奧瓜分波蘭；一七九三年俄、普第二次瓜分波蘭；一七九五年俄、普、奧第三次瓜分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進攻波蘭，十七日蘇軍入波，廿八日里賓特羅甫與莫洛托夫簽訂協定，俄德第四次瓜分波蘭，蘇割佔寇松線以東一八一、〇〇〇平方公里的波蘭領土，戰後把奧德河以東的前德國領地區劃歸波蘭。

註④ 「沙皇俄國從不改變的目的——世界霸權」（沙皇俄國侵略擴張批判論文集）七頁。原註：馬克思：「東方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七九頁。

註⑤ 蘇聯從羅馬尼亞獲取三億美元賠款，并割佔了比薩拉比亞（將東南臨海部分劃入烏克蘭，其餘併入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和北部布柯維納（併入烏克蘭）。又在蘇聯強迫下，羅馬尼亞將南多布魯查割與保加利亞，而自匈牙利收回外錫爾伐尼亞。

註⑥ 蘇聯獲得匈牙利三億美元賠款中的兩億（另一億由捷、南分得）。因要求西德賠款二〇〇億美元，蘇聯獨得一〇〇億美元未遂，乃由東德取得一〇〇億美元的設備、物資等。

註⑦ 司徒理蘭 Leland Stowe 原著，陳楚男譯「蘇俄在東歐」，台北明華書局（民國四十八年一月）版，一一〇頁。

際共黨行列中，已沒有史達林那樣的權威。加以主管附庸國秘密警察事務的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被處決後，克宮已失去控制東歐的殺手鐮。

一九五六年二月克宮反史，波共機關報「人民論壇」總編輯莫拉烏斯基於參加蘇共大會返國後，即發表文章抨擊史達林，開始了東歐的反史運動。四月間戈慕卡被釋出（一九五一年入獄）。六月廿八日波茲南暴動，七月十八日至廿八日，波共二屆七中全會，討論波茲南事件的善後，並決議起用戈慕卡。

同年九月十五日至廿七日，中共舉行八大大會，波共代表團由第一書記奧哈布（E. Ochab）率領參加。據傳毛澤東曾接見奧哈布，並鼓勵波人團結抗俄。奧哈布返波後，波共於十月十九日至廿一日召開二屆八中全會，預定選戈慕卡為第一書記。黑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聞訊趕往華沙干涉，因見波蘭工人與軍隊支持戈慕卡而作罷。廿日戈慕卡因奧哈布之助，當選第一書記。他立即整肅親蘇派，並將當時任波共政治局委員、波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K. Rokossovsky）免職。

十月廿日，戈慕卡在波共八大中全會演說，內容對蘇聯頗多指責。廿三日匈牙利的「人民自由報」轉載了這篇演說，引起布達佩斯學生同情波蘭的反蘇示威遊行，他們要求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被整下台的前總理納吉（Imre Nagy）復職（他於同年十月十四日始恢復黨籍，於同月廿四日復任總理）。這次示威因蘇軍鎮壓而演成暴亂，初期騷動中，蘇軍坦克被毀其半。十月三十日匈牙利革命者成立「革命武裝部隊委員會」，要求蘇軍退出布達佩斯，蘇聯經已同意。十一月一日納吉要求蘇聯撤退其最近調匈之部隊，並通知蘇駐匈大使稱，匈牙利將退出華沙公約，宣佈中立，並以此同時通知聯合國祕書長。四日清晨，蘇軍十六師、二、〇〇〇輛坦克侵入匈境，進攻布達佩斯，入夜，匈牙利革命即被壓服。

中共對待波蘭與匈牙利事件，採取兩種不同的態度。在波茲南事件初期，「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社論還在強調帝國主義與波茲南暴動的關係，迨至事件發展到反蘇階段時，毛澤東就鼓動波人團結抗俄（見前）。十月廿四日「人民日報」報導戈慕卡當選第一書記時，態度已有顯著改變。廿六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記者謝文清的報告，文中暗示波人反對黑魯曉夫。廿七日該報又轉載戈慕卡在八大全會的講詞和廿四日對華沙市民大會的演說，那就有借戈慕卡之口反蘇的意味了。

匈牙利革命不僅反蘇，而且發展到漸有反共性質，於是，中共一方面要求蘇聯於十月三十日發表「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⑧，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就轉載了此項宣言，並發表「關於蘇聯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聲明」，主張兄弟國家應用「五原則」來加強團結，但中共又指稱波、匈人民要求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

註⑧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中說明是蘇共採納了中共的建議而發表的。「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都是十分正確的；另一方面，中共力主蘇聯派軍鎮壓匈牙利的反共運動，事後它曾坦承此事。它說：「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又說：「當時，我們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堅決反對拋棄社會主義的匈牙利」^⑨。十一月二日蘇軍重返匈牙利，四日卡達爾在蘇軍支持下成立「匈牙利革命工農政府」，納吉逃亡。六日中共聲言以三千萬（舊）盧布援助匈牙利。

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討論波、匈事件的教訓，毛澤東講話中反對「大國主義」。十六日，南共「戰鬥報」刊登狄托於十一日在普拉（Pula）發表的演說，他認為波、匈事件的根源為：（一）各國仍在執行史達林主義；（二）對史達林主義僅當作個人崇拜、未當作制度問題處理；（三）蘇聯拒絕以平等、不干涉內政原則對待其他共產國家。蘇聯「真理報」於十九日著論反駁，中共當時未表示態度。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國青年」半月刊第三期，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時事學習參考資料」，題為「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幾個問題」，公言南共問題、波、匈事件，都是由於「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所引起，並敘述蘇聯如何在經濟上榨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般相信此一文件，乃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決議的發揮。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才發表各國共黨和「真理報」對狄托的批判，十二日再發表狄托普拉演說全文，十三日轉載「真理報」駁斥全文，廿九日「人民日報」刊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重點不在批判普拉演說，而在對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表示不同意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提出自己的主張。文章聲稱：「爲了鞏固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除了首先要在較大國家中克服大國主義的傾向以外，還必須在較小國家中克服民族主義的傾向」。文章一方面強調「加強以蘇聯爲中心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不但符合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獨立運動和全世界和平事業的利益」；一方面又有意渲染「蘇聯政府在改善蘇南關係方面所作的努力，蘇聯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的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同波蘭的會談，表示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徹底消除過去對外關係中的錯誤的決心。蘇聯所採取的這些步驟，對於加強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中共當時的態度是：一面強調以蘇聯爲中心的團結，一面向蘇聯爭取平等地位。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廿一日，周恩來率賀龍等人訪問東南亞，到處批評大國沙文主義。由於應蘇聯邀請赴動亂後

註⑨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即「一評」。

之東歐收拾善後，乃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飛莫斯科，八日在克宮會談後即與東歐各國接觸，團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其時，中共在共產集團中聲望極隆，黑魯曉夫則因反史、東歐動亂與工業管理機構改革等問題遭受批評而地位不穩。同年六月，反對派罷黜黑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職務未成，馬林可夫，莫洛托夫等反被加以反黨集團罪名遭受整肅，但毛澤東却油然而生奪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野心。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黨代表團赴莫斯科，於參加蘇聯革命四十週年紀念後，又出席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此外，由郭沫若率領的科學代表團，和由彭德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也在俄國訪問。中共當時的打算，似乎是一方面向蘇聯爭取平等地位，一方面想藉蘇聯核武器的掩護推動世界革命，並藉蘇聯之助壯大自己。事後中共的文件中透露，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宣言」中，規定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中共說，「宣言」裏「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是它提出來的，誰知「蘇共領導嘴裏說不要『為首』的地位，但是實際上要求凌駕一切兄弟黨之上的特權」^⑩。這說明了中共的地位之爭，引起了蘇聯的不滿。此外，在第一次世界會議當時，中共代表團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還曾提出「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這又表明，中蘇共黨對和、戰問題和過渡方式有所分歧。

中共說，一九六〇年六月蘇共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現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向它發動突然襲擊。在這次衝突和同年十一月的第二次世共會議中，阿共是公開支持中共的，其他東歐國家態度未趨明朗。但我們無妨假定，在有關本身利害問題上，很多共黨和中共意見接近，至於過渡方式和戰問題，它們至少不會像意存爭奪領導權的中共那樣熱心。

依照中共的說法，一九六〇年第二次世共會議，無論在廿六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中，或者在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中，蘇共領導提出的聲明草案中的許多錯誤論點都被否定了。例如：蘇共領導關於反對社會主義各國「單幹」，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各國以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蘇共領導關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所謂「集團活動」和「派別活動」，實際上是要求兄弟黨服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取消兄弟黨關係中獨立、平等的原則，用多數壓服少數來代替協商一致的錯誤論點，被否定了^⑪。這些是可能的。因為東歐各國，也利用中蘇共鬥爭的機會提高其本身的發言權。原為對抗馬歇爾計劃及歐洲共同市場而設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乃莫斯科透過國際分工專業化與經濟整體化等等，加強各國對蘇聯經濟依存的工具，因而各東歐國家對這項互助合作態度消極。一九六四年四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擴大會議發表公報，表明其對「經互會」之立場為：（一）「經互會」內的合作，必須在尊重完全的平等、國家主權及利益、互惠互利及同志的援助各原則的基礎上達成；（二）經濟合作的方式，應以會員國兩國間或數國間的同意為基礎；（三）「經互會」迄今提示的合作方式，是會員國全體的合作計劃，單一的計劃機關、國家間的

註⑩「七評」原註②：「黑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四月廿日同美國『展望』雜誌發行人考耳斯的談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註⑪「一評」。

技術及生產部門的聯合，數國共同所有的企業、國家間的經濟複合體的形成等等，這是將原屬於各國主權的經濟營運機能，改屬於超國家的各種團體或機關，這些手段與社會主義國家間平等互惠的原則不相符合。其他東歐國家的態度，雖不若羅馬尼亞那樣尖銳，然迄今「經互會國家經濟整體化綜合綱領」（一九七一年「經互會」第廿五次大會通過）仍徒具形式。

至於有關世界革命策略或過渡方式的問題，東歐國家未必和中共立場一致，而一九六〇年第二次世共會議的「聲明」中，很多處所是將中蘇共觀點都容納在內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東歐國家乃至大多數的國際共黨，都和中共一樣不願見蘇共恢復它在第三國際時代的一元領導權。因此，當黑魯曉夫於一九六四年通知若干國家的共黨，按照籌備一九六〇年世共會議時的成員，由廿六國共黨代表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開起草委員會，籌備於翌年舉行世界共黨會議時，中共於八月三十日就復函拒絕，截至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下台以前，接受邀請者僅十四個共黨。在共產集團中，南共不在邀請之列，阿爾巴尼亞和北韓拒絕，北越、波蘭、羅馬尼亞、古巴則置不作答。在此一階段，中蘇共在東歐的鬥爭，還可以打個平手。

四

情勢的變化是很快的。一九六五年中共籌開「沒有白人參加的」第二屆亞非會議失敗後，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編輯部發表聯篇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聲言不與蘇共「聯合」而要「劃清界限」，且提出「當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在國際階級鬥爭日益深入的情況下，正在經歷着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政治力量正在劇烈分化和重新組合」。一九六六年中共進入文革期，紅衛兵登場，對內暴力奪權，對外推行「造反外交」，在全世界範圍內攪起「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分別言之，中共當時：（一）在國際共黨及共產集團中，支持反對派或另組「馬列主義」黨，進行分裂路線；（二）在非共國家中，支持反政府勢力，執行「人民路線」；（三）在亞、非、拉丁美洲尤其是東南亞及南亞、中東等地區，支持共黨游擊隊，建立叛亂路線。一般東歐共黨，認為中共的文革是醜化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此期間，除阿爾巴尼亞與羅馬尼亞及北越等極少數國家外，中共和其他共黨國家幾乎都發生過互逐留學生、記者、外交官等事件。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中共對其他共黨國家抗議廿八次，後者也對中共抗議十九次。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阿共第五次大會時，一個自稱「波蘭共產黨」的組織，委託比共代表格里巴代其向大會宣讀該黨成立的聲明。這是一個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分裂組織，其領導人米查爾也於同年逃往地拉那。此一事件證明，中共在東歐共黨中，同樣搞分裂活動，那是執政的共黨所不能忍受的。

中共本來就反對黑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一九六五年以降，蘇聯倡言經濟改革，被中共斥為修正主義。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蘇共廿三大，把經濟改革當作了主題曲。這項改革在蘇聯收效率不宏，在東歐某些國家似乎較好些，這樣，在中共眼中，

東歐各國也就「修了」。中共又抨擊蘇聯把東歐當作殖民地，進行經濟剝削，一般人民也許聽得進去，但共黨領導人爲了本身的面，却不歡迎此一說法，因此東歐和中共的距離，就愈來愈遠了。

經濟改革導致了捷克的自由化運動，迫使蘇聯不得不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清晨派軍進入捷克鎮壓。其時，阿爾巴尼亞早已杯葛「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的一切活動，但却不曾正式退出華約。同年九月十三日阿斥「華沙條約已遭到最粗暴的踐踏，已從一個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變成一個進攻自己成員國的手段」。於是，它宣布正式退出。羅馬尼亞是華約機構中唯一沒有派兵參加侵捷行動的成員國，它和南斯拉夫同聲譴責蘇聯之所爲。

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捷克工人、農民、公務員、學者、藝術家及其他高級知識份子，發表「二千字宣言」，除鼓吹民主化外，更反對外國勢力干涉，聲言「只要政府不背棄國民的付託，我們保證會拿起武器作政府的後盾」。這篇宣言對蘇聯刺激頗深。然而，此時的中共，既不同情捷克政府的經濟改革，對捷人的民主化、自由化更心存戒懼，因此它只斥責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並猛烈抨擊布里茲涅夫稍後所提出的「有限主權論」，却不對捷克表正面支持。

同年八月廿三日，在羅馬尼亞駐平「使館」慶祝解放紀念的酒會上，周恩來指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並表示支持羅馬尼亞人民抵抗外來侵略。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霍查與謝胡，支持其退出華沙公約。十月一日僞慶時，中共駐捷「使館」邀南國官員參加其紀念活動。中共爲了本身的生存（害怕成爲捷克第二），不惜向其多年的敵人狄托伸手，却不料又因此開罪了阿爾巴尼亞。捷克事件真正改變了東歐的政治地圖。

一九六八年八月事變後，捷克放棄了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時代經濟學家錫克（Ota sik）教授引進市場功能理論的經濟改革，重回到蘇聯通過官僚機構的中央計劃制度，當然，一切過去的積弊也就恢復了舊觀。不僅此也，「布拉格之春」當時十幾萬能力卓越的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熟練工人，都因政治理由被迫脫離現職，從事單純的體力勞動，以致共黨機關報也不得不承認截至一九七七年底，單止機械工業一個部門，就缺少六萬熟練工人。一般企業更缺乏效率，勞動生產力低、能量的消耗則偏高。根據捷克總理史特勞加爾（Lubomir Strougal）的說法，捷克產出一噸煤炭所需能量，過去四年間增加了一一%。捷克報刊承認，捷克的能量消費量，與先進國家相比，粗鋼生產高出二五~四〇%、玻璃製造高出二五~三〇%、電氣鋼生產大約高一〇%。另一方面，戰前曾爲工業先進國家的捷克，現今機器設備業已落伍。在一九七六年開始的現行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應予更新的佔現有設備的四〇%，爲此非向西方引進相當於三〇億美元的資本與技術不可。胡薩克政權已於去年八月向美國銀行借得一億五、〇〇〇萬美元，但距離需要量尚遠。而機器設備陳舊，又成爲缺乏效率、生產力低、能量消耗偏高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却是人民意志消沉，生產情緒低落。

從一九七五年起，東歐國家幾乎普遍遭遇了經濟困難，物資缺乏與價格上漲，會燃起人民的不滿情緒。同年八月一日歐洲安全

與合作會議發表的赫爾辛基文件，要求簽字國政府尊重人權及個人自由。據悉一年之內，有十萬人向東德當局申請出境，全數未獲批准。一九七六年九月，波蘭有「保衛工人（糧食暴動後被監禁者）委員會」出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個新的「公共自衛委員會」在華沙以外的城市成立分會。一九七七年一月，捷克又出現所謂「七七憲章」，先後簽署「憲章」者達七百餘人，內容在訴請共黨政權維護憲法所允許的人民權利。這個「憲章」似乎是一九六八年「二千字宣言」精神的延續，頗有「布拉格之春」復活的氣息，而且也影響到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等國。但其結果是在捷克有二四〇人以上被捕投獄，其他東歐國家也以警察騷擾、逮捕、驅逐出境等手段，對付反對者。

「七七憲章」以及最近東歐的人權運動，多少都受卡特總統人權外交的鼓舞，而且對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在貝爾格萊德揭幕，除耶誕休會數天外，一直進行到一九七八年的赫爾辛基文件執行檢討會議抱有很大期望，但在會議中，東歐各國包括羅馬尼亞在內，都與蘇聯立場一致，為它們內部的人權問題作辯護，而且以「干涉內政」為詞，抗拒西方就此一問題提出討論，以致會議在此方面毫無成就。

捷克內部問題重重，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底的地方黨書記會議，十二月間的黨中央全會，一九七八年一月的黨主席團會議中，胡薩克都受到黨內青年幹部的批判，指其對付「七七憲章」運動優柔寡斷，且自「布拉格之春」以來，起用了一批無能的經濟官僚，致使捷克經濟停滯不前。反對者要求解除胡薩克的職務，但今年二月胡薩克曾自行否認辭職之說^⑫。

「布拉格之春」以來，當時捷共一五〇萬黨員中，約有五〇萬被整肅，因而胡薩克不是革新派。但目前反對胡薩克的是比他更右的親蘇派，胡薩克被夾在夾縫中了。今年五月底，布里茲涅夫訪問捷克，他一方面在演說中稱：「畢亞克（Vasil Bilak）為親蘇派」同志，你對發展我們兩國兄弟黨的合作，加深兩國的友好，實現捷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方針，作出了極多的貢獻」^⑬：一方面又以「在發展蘇捷兩國人民兄弟般的友好合作方面有卓越的貢獻」^⑭為由，親授胡薩克以蘇聯勳章。在此次訪問的聯合公報中，且鼓吹了截至一九九〇年的雙方長期經濟合作。這表明當時蘇聯還得支持胡薩克這個中間派的政權，而不能把它很快地轉移給親蘇派，以免在捷克事變十周年時激起不必要的騷亂。

另一方面，布里茲涅夫訪捷時，蘇捷國旗並列飄揚，布某肖像也高掛在歡迎會場上，並未引起騷亂。而八月間華國鋒的訪問巴爾幹，雖值捷克事變十周年，但只有流亡國外的捷人有示威行動，布拉格當地却平靜無波。換言之，如果華國鋒西行時機的選擇與上述事件有關，那他所得到的只有失望。

註⑫ 以上請參閱志水速雄作「迎接「布拉格之春」十周年的捷克」，日文「世界週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二日出版）第五九卷第三四號。

註⑬ 蘇聯「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

註⑭ 蘇聯「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這不是說捷人已把對蘇聯的新仇舊恨一筆勾銷，而是由於：(一)在艾森豪「解放政策」當時的匈牙利革命；(二)在自由化期間的「布拉格之春」；(三)在卡特人權外交漲潮期的「七七憲章」運動，……除了人民本身付出犧牲外，並未獲得西方的有效援手。於是，他們把反蘇情緒暫時沉澱在心底深處，是可以理解的。至於中共那樣的政權、那樣的政策，在東歐人民心目中引不起好感，因而，就是華國鋒有意丟石頭，也不會攪起什麼波瀾。總之，在此一段時期，中共在東歐的聲望，早已一落千丈了。

五

在東歐，除了保加利亞外，怕沒有那個國家真願作蘇聯的附庸，但它們本身存有困難。人民不僅反蘇，且對現實生活不滿，對共黨政權也缺乏信心。就共黨政權本身言，它們和蘇聯在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方面，還是分不開的；就人民方面言，他們的反蘇與反共常常牽連在一起。因此，很難期望東歐共黨政權會支持人民反蘇。

這並不是說，東歐的執政者，個個都是親蘇份子，但在目前，他們還不能擺脫蘇聯的羈縻而公然對抗。因為儘管「經互會」的合作名過於實，但東歐各國的能源供應仍然要依賴蘇聯，「友誼油管」每年約有一億五〇〇萬噸石油輸往東歐。「兄弟瓦斯管」到今年底，就可供應除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以外的所有東歐國家。而「和平電力網」的電力輸送，也是東歐各國所不可缺少的。

除了上述的經濟紐帶外，華沙公約組織對蘇聯之控制東歐，無疑是一個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蘇聯在東德駐有二〇個師（含一個個坦克師）、在波蘭駐有二師（均坦克師）、在捷克駐有五師（含二坦克師）、在匈牙利駐有四師（含二坦克師），這是說，在東歐六國中，四個國家有蘇聯的駐軍，這會使得那些國家不致輕舉妄動。因此，它們大多是在政治和外交路線上追隨蘇聯，而在經濟上力求發展，並致力改善人民生活，其經濟制度與營運，不一定盡同於蘇聯，其中尤以匈牙利為最。不過，一遇到因經濟困難而招致人民反抗時，它們又往往會更接近蘇聯。

一位駐東歐的外交官說：「不要眩惑於與日俱增的西方影響。俄國仍然是共產集團的模範和無可置疑的領袖。蘇聯頭子布里茲涅夫所以放鬆韁繩，是因為他覺得，以俄國的遠程利益而論，這樣所得的結果，總比『鐵拳統治』要好一些」^⑮。這幾句話，應稱得是當前蘇聯與東歐關係的寫照。

早在一九七三年時，中共對內教育性文件中就指摘說：蘇聯「糾集小修在克里米亞開黑會，策劃反華反革命陰謀」^⑯。這裏所謂「小修」，即係指東歐各國言。這也反證出中共與東歐各國關係的惡化。於是，翌（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中就乾脆宣稱：社會主義陣營現已不復存在。他把某些共黨國家分配在他所說的第三世界；又把某些共黨國家劃進第

註⑮ 海格 Robert A Haeger 作「蘇聯的『東歐帝國』現況」，「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一日）。
註⑯ 中共昆明軍區「形勢教育參考資料」：「連隊形勢教育提綱」第三課（一九七三年三月廿日編印）。

二世界，所謂「有些國家在『大家庭』的幌子下，實際上被超級大國置於附庸的地位」^①。其中就應該包含一些東歐國家在內。中共一向強調「反帝必須反修」，東歐既成爲「小修」，當然也在要「反」之列。可是這樣一來，也就把大修、小修推向同一邊，與自己對立起來，中共在東歐對蘇聯的鬥爭，就完全敗下陣來了。

不僅此也，爲了反對蘇修，更爲了怕自己成爲捷克第二，中共從一九六八年十月起就開始拉攏南斯拉夫，很快就恢復了國家關係，狄托和華國鋒互相訪問，雙方的黨政代表團也彼此往來，中共甚至還有意在經濟方面效顰南國的自主管理制度。中共自己已「修」得很了，今後不用說在東歐，就在其他國際共黨行列中，再叫反修也難叫得響了！

目前在東歐，除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以外，其餘共黨政權（包括阿爾巴尼亞）都已和中共對立，就是羅、南二國，它們與蘇聯的實質關係，仍然超過對中共的關係。中共在那一個地區，是鬥不過蘇聯的。

註① 鄧小平在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的講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十六開本，五巨冊）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匪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按專題編纂爲：「農村變亂」——「查田運動」，第五冊爲：「農村變亂」——「蘇維埃暴力分地」等。

工本費：新台幣一千四百元

郵資另加：國內：新台幣二十元

美金三十五元

國外：平寄美金三十元
航空美金三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